

春天的行板

□杨挺

这是北疆正北最直接的正午阳光春天的行板在桃花下吹响辽阔的歌唱这行走的旋律如春天故事完美无限

一场风要刮多久树叶才能生长一段行板要有多少次纠缠才念念不忘

二

经过多少个轮回才知道人生这样辽阔

展一幅生命的图画

□桂洲红

最后一片雪花留下了你的笑靥你复苏的潜能藏在泥土里

捧起清融的冰雪掀开你绿色的梦春衣里尽显绿色的山和水

诗塞境外

□布和德力格尔 作
策·布仁巴雅尔 译

我归心似箭。那鲜红的请柬，像一把鲜花，似一堆篝火。

一位胖司机帮我拿手提箱上了面包车。他的乡音令人感到温暖。

“我旗举办这一活动，有人摇头，有人泼冷水。他们挖苦道‘不修路、不修车，只搞那达慕。’

三

然而，我见到宝勒德时发现他的情绪并不那么不好。

“朋友，你像勒伤的毛驴一样瘦了。改变那穷地方是够难的！”

“这么说，你是打算来到自治区首府解开所谓的束缚喽？”

“我想，得到国家支持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将我旗人们的观念固定在实事求是的柱子上。”

下了火车又跑百余里地才到位于暴河南沿的旗政府所在地。

我给老宝打了电话。没人接，问了办公室方知他下乡了。

我虽带着惊奇的心情回到久别的家乡，但相识的人也少了，身子也累了，夜已深了，我躺在床上正睡不着，突然响起了急促的电话铃声。

荞麦花节（下）

“谁呀？更深半夜的……”

“喂，原来是你这家伙呀，快进来，我正好失眠啦！”

“你叫他们都参观些什么？”

“哎呀呀，你真不愧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家大老远来了，你不热情招待能行？”

宝勒德却笑了笑：“怎么办呢？谁叫我们是两颗糊涂脑袋的事业迷！命运在捉弄我们的生活。”

荞麦花节颇有特色。头一天的开幕式简明扼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由六百多人组成的荞麦花舞蹈队。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朋友骤然坐了起来。

第二天是正式的荞麦节。整个丘陵、山麓的雪白的荞麦花连成一片竞相开放。

贵宾们径直向荞麦花中心地带走去。随行的各路摄影记者忙得不亦乐乎。

老宝兴高采烈地介绍说：“养蜂，生产蜂蜜罐头是我旗的又一个主要产业。”

不知觉来到了荞麦坡水库。这个水库是由暴河分支的水截流而成。水库碧波荡漾，一望无际。

截流而成。水库碧波荡漾，一望无际。

到了毛盖图山，这出了名的光秃山今天也披上了绿装。

下午，人们返回旗政府所在地的镇上参观荞麦面厂、荞麦米厂、荞麦挂面厂、荞麦制酒厂、荞麦香肠厂、荞麦皮加工厂。

第三天是去沙漠中游玩。首先参观了最原始的阎王沙坨。

人们都摇头叹息。

接着参观了“治沙试验站”，刚才人们装满了沙子的心情顿觉轻松活跃起来。

到了夜里，举行了篝火晚会。九堆干柴见火就着，火光冲天。

晚会似乎过了高潮。有领导在众人雷鸣般的掌声中燃起了激情：“同志们，这几天H旗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我将终生难忘。”

人们掌声雷动，喊声震天。我看到，经受过人间酸甜苦辣的秀兰正在低声抽泣。

篝火仍在燃烧。沙丘、山谷、山梁在银色的月光下朦胧、迷人，似乎受过一次洗礼，被赋予了生命。

草原原

□于文岗

逆“人往高处走”之训，作反其道

2011年“金话筒奖”颁奖晚会上，曲靖电视台记者左佑获奖金感言说：起初我也曾希望经历重大事件、采访重大人物，但入行后发现在曲靖这个地方有很大局限，于是就就想：如果不能上行，那就要乐于下潜。

古往今来，勉人励志总说“人往高处走”“高处自有风景”“无限风光在险峰”，评价标准也往往是“升官加薪”“晋职晋级”，可谈何容易？

这种“人往低处走”的下潜，是三百六十行专专业的共同路径和制胜法宝。记者不下潜，无以摸实情探真相；文艺人不下潜，无以扎根基层“营养”；公检法不下潜，无以理透谜断疑案；侦察及谍战人员不下潜，无以察动向获情报；产品开发人员不下潜，无以了解用户需求，研发适销对路产品；

“人往低处走”古来就是一条人生发展、事业进取的蹊径。李时珍深耕中草药，拜渔樵车夫药工捕蛇者为师，遍尝百草，历经27寒暑，收集药物1892种，著就《本草纲目》。郦道元边做官

边研究地理，每到一地，都实地勘察水流地势，在博览地理书籍，考察江河水系基础上，记河流1252条，撰《水经注》40卷。徐霞客倾心游历，足踏地域涉现今21省，“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写出《徐霞客游记》，赢“千古奇人”美名，进而有游记开篇之日。曹雪芹潜心感受封建社会“呼啦啦似大厦倾”之动荡，托出《红楼梦》巨著光灿文艺星河。先师、大家、巨匠们之伟大创举，无不从“人往低处走”、潜身潜心之典范。

纵观上述种种“人往低处走”的下潜，结果却正是技术艺术学术事业与人生的上攀——“下潜式上攀”：路径方法下潜，目标结果上攀；虽是下潜，反却上攀；因为下潜，所以上攀。事物的这种因下而上情形，演绎的正是“山不争高自成峰，水因善下而成海”的哲理。

上攀有上攀的险峰，下潜有下潜的风景。“人往低处走”，脚下是一条山花烂漫、百草芬芳又崎岖幽深的山间小径，

三拍言



春归

赵云东 摄

春雨·书房·我

□王国元

三月下旬，这儿的天空，不再越瞭望越遥不可及，而不知不觉间低下来；云彩也接上人气儿，有白也有黑了；

我的书房潮湿起来，翻阅书籍，不禁感到些微的粘滞，不再爽快。这在别人哪怕家里人，也是察觉不出来的，而我却能。我常年蜗居在书房里，不但以书为生，而且生产、生活合二为一，

爽快，是最理想不过的状态，而一旦夹杂上粘滞，则好像守着一望无际的麦田，却吃不上小麦粉

一个字看不下去了，一个字写不下去了。我的世界荒芜起来，不再生机勃勃。中国的书生一遇到连绵的春雨，不但心为物役而且世代相沿，最终演绎为思维的定式乃至文化的传统，

茶私语

生在塞外的乡村长在塞外的农家，“春雨贵如油”这句谚语，不是我听来的，